

中国制造

作者：周梅森

作品简介：

作品描写了经济发达市平阳十几天内发生的壮丽感人故事，把姜超林、高长河等为代表的高层领导，田立业、何卓孝等中层干部，田立婷、李堡垒等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三个层面的人物的思索和奋斗、奉献和牺牲、感情和命运，纠葛交织成一幅迎接新世纪的改革交响曲，气势恢宏，情感真挚，情节动人，是又一部反映新时期的扛鼎力作。

目录

- 第一章、闪电划过星空
- 第二章、最长的一天
- 第三章、升起的是太阳还是月亮
- 第四章、风波乍起
- 第五章、你以为你是谁
- 第六章、背叛与忠诚
- 第七章、同志之间的战争
- 第八章、意外的任命
- 第九章、霓虹灯下有血泪
- 第十章、当家方知柴米贵
- 第十一章、别无选择
- 第十二章、谁解其中味
- 第十三章、男儿有泪不轻弹
- 第十四章、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

第七章、同志之间的战争

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八时 平阳市委

田立业早上一上班，还没走进自己办公室，就在走廊上碰到了刘意如。

刘意如故作惊讶地问：“哟，田秘书长，你看，这还差五六分钟呢，你咋就跑来上班了？就不趁着早晨凉快多睡一会儿？”

田立业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改邪归正了，从今以后要向你刘主任好好学习了……”

这时，高长河夹着只公文包上了楼，看见田立业，马上说：“哦，田秘书长，我正要找你呢，你过来一下！”

刘意如冲着田立业诡秘地一笑，走了。

田立业忐忑不安地跟着高长河走进办公室，问：“什么事，高书记？”

高长河自顾自地在办公桌前坐下，也让田立业坐下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本薄薄的书，往桌面上一放，说：“随便和你谈谈。”

田立业注意到，高长河拿出的那本书正是自己的第二本杂文集《也算一说》。

高长河指著书笑道：“田秘书长，你这书不送我雅正，我还是雅正了一下，让刘主任到接待处要了一本。不错，不错，催眠效果比较好，没雅正完就睡着了。”

田立业心里很火，却不敢表露出来，只道：“能让你们领导同志睡个好觉，我也略有安慰了，也算没白写吧。”

高长河拿起书翻了翻，看了看版权页：“哦，印了两千本，是不是都卖给了我们市委、市政府接待处了？”

田立业摇摇头：“接待处买了一千本，那一千本我自己买了，怎么？高书记，是不是也要反反我的腐败了？”

高长河笑了：“我没这个考虑，真没有。一千本书不过几千块钱，就算要反你的腐败，也用不着我亲自抓嘛，杀鸡哪能用宰牛刀？再说了，让同志们多读点书，哪怕是让人打瞌睡的书，也总比多喝酒好。几千块钱喝

酒一次就喝掉了，倒不如买点你的书送送人，也显得我们平阳市委人才荟萃嘛，是不是？”

田立业虽说知道自己的麻烦迟早要来，可是真没想到来得会这么快，而且会是在这种事上。由此看来，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，那可真是整得得心应手。老书记就说不出高长河这么内行、这么“风趣”的话，让你恨得咬牙，却不好发作。

高长河给自己倒了杯水，也给田立业倒了一杯，话说得那么尖刻，脸上笑得却非常自然：“当然了，田秘书长，你心里也可以不服，也可以认为自己这本书写得很好，甚至和鲁迅先生的杂文一样好，那是你的权利。可我作为一个读者，得出的结论只能是：你这个田作者并没有多少才气嘛，这种文章有空闲写写也可以，没时间不写也不是损失，一般来说不会影响中国文坛的繁荣局面。声明一下，这完全是一个读者的意见，不是一个市委书记的意见。讨论这种学术问题的时候，咱们完全平等。”

田立业却根本没发现这间市委书记办公室里有什么

平等的气氛！

高长河当完了读者，马上又当起了市委书记：“哦，今天也向你表个态，田秘书长，只要你还愿意写下去，再出书时，我们市委接待处还可以买一千本，老班长鼓励写书、鼓励读书的好风气在我的任上决不会中断。”

田立业勉强笑了笑：“高书记，我看我直接去研究安眠药算了！”

高长河戏谑道：“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安眠药对身体有副作用，读你的书催眠没有什么副作用。”

田立业实在忍不住了：“高书记，你到底想和我说什么呀？”

高长河这才切入正题：“谈谈你的工作。按说，这也用不着我和你谈，咱们市委王秘书长和你谈就可以了。可你这情况比较特殊，好歹也算是我到平阳来最早交下的一个朋友，就想和你直接谈了。你好像也四十出头了吧？”

田立业郁郁地说：“四十二岁。”

高长河点点头：“小我五岁。这个岁数一般来说经验

比较丰富，也正是能干点事的时候。从写作上看，我估计你不会有发展了，——至少成不了鲁迅、高尔基、马尔克斯那样的大文豪。那么，何不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呢？我们市委的每一个副秘书长都跟着一个副书记做协调工作，你六年来谁都没跟，也没具体分管过哪个口子，是不是？”

田立业脸色阴沉下来：“是的，打了六年杂，尽分苹果，管卫生评比什么的，算市委机关不管部部长吧。不过，要声明一下，这可不是我不愿干，是老书记姜超林同志不让我干。我三番五次要下去，姜超林同志都不批准，我想去当个乡镇长都没戏，只好在机关当撞钟和尚了。

高长河注意地看了田立业一眼：“为什么？”

田立业自嘲道：“老书记怕我一不小心吐出个象牙来！”

高长河哈哈大笑起来，笑罢，说：“田立业同志，我不怕你给我吐象牙，你嘴里真能吐出象牙来，那可算得上特等保护动物，够国宝级。告诉你吧，我个人

有个想法，准备让你动一动，到下面干活去！别再在机关里泡了，再泡就泡馊了！你回去后也想想看，有没有点吃苦精神？能不能多做点实事，少空谈误国？！”

田立业试探地问：“高书记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要我调离市委机关？”

高长河点点头，很明确地说：“是的，你不能在市委机关这么混下去了。”

田立业马上悟到，面前这位新书记向他下手了，想都没想，当即表示说：“那么，高书记，我就调市人大吧，这话我早想说了，连请调报告都写过。不瞒你说，就是在和你一起吃过饭后，我准备去市人大的。”

高长河冷冷一笑：“田立业同志，你就这么点出息？离开姜超林书记，你就不会工作了？再到人大去当不管部长吗？就没点做人的志气？就这么人身依附？”

这话说得太刻薄，也太一针见血，田立业觉得自己一下子被逼到了墙角上，呆住了。

高长河又盯了上来：“怎么？你还非要去追随姜书记吗？”

田立业想了好半天，终于狠下了心：“好吧，高书记，我听从组织安排！”

高长河脸色这才好看了一些，口气也舒缓了：“就是嘛，你田立业是党员干部，就是要听从组织安排嘛！你自己刚才也说了，早就想下去，现在我满足你的良好愿望，真让你下去了，你又吵着要去人大了，是不是存心和我过不去呀？”

田立业愤懑地想，高大书记，不是我存心和你过不去，是你存心和我过不去！

高长河却没有和田立业过不去的样子，离开办公桌，端着水，走到田立业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了，说：“听说六年前你在烈山干得还是不错的嘛，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嘛！我要是姜书记就不会把你调回来。”

田立业言不由衷地应付说：“那你早来平阳就好了！”

高长河含意不明地笑笑：“说说看，当年你为什么大闹县委常委会？”

田立业忿忿道：“怎么是我大闹县委常委会？我是坚持原则，不同意耿子敬一手遮天，胡作非为！起因就是

查小金库嘛，他耿子敬县政府的小金库掖了十七万，谁都不敢提，我还就不信这个邪，就是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嘛！不应该吗？”

高长河似笑非笑地问：“结果怎么样？”

田立业没好气地说：“十七万追缴上来了，老书记却把我调到市委当副秘书长了。”

高长河意味深长地点点头，说：“在这件事上，老书记赏罚不明啊！”

田立业马上警觉了，高长河是在离间自己和老书记的关系！于是便说：“这不涉及赏罚问题，县委副书记是副处级，市委副秘书长也是副处级，而且许多同志还宁愿调上来做副秘书长呢！”

高长河看着田立业，问：“如果当时调走的不是你，而是耿子敬，又会怎么样呢？”

田立业仍保持着应有的警惕：“高书记，任何事情都没有‘如果’。”

高长河问得益发露骨了：“这么多年，你对姜书记就真没有一点意见？”

田立业硬生生地说：“姜书记一直对我挺好，又没打击报复我，我能有什么意见？”

高长河“哼”了一声：“那是，姜书记一直帮你卖‘匕首和投枪’嘛！”

田立业反唇相讥道：“高书记，你不也要帮我卖‘匕首和投枪’吗？你刚才不也说了么，我再写书，你也要接待处继续买？！”

高长河把手上的茶杯往茶几上一顿：“田立业，你还真想再搞安眠药？啊？我可警告你，这种梦别再做了！下去干活就是下去干活，要准备脱层皮！”说罢，挥挥手，“好了，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还有事，马上要和文市长一起去平轧厂！”

田立业也不惧怕，起身掉头便走。出了门就想：高长河离间失败，那将要套到他脚上的小鞋只怕会很小、很小。然而，心里却不后悔，甚或有点悲壮——为老书记这样的老领导，值得！

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九时 烈山县委招待所
从二十七日上午九点，到二十八日上午九点，在

这二十四小时中，孙亚东带着一支由三十多人组成的队伍紧张工作着，忙得像打仗。这仗打得实在漂亮，已被初步掌握的十名涉嫌者全部落网，可能留存赃证的场所全贴上了封条。第一轮突击审查在凌晨五时结束，烈山经济开发公司这座藏污纳垢的巨大冰山浮出了水面。建筑在这座冰山上的中共烈山县委和烈山县人民政府轰然垮落下来。

尤其是县委，硕果仅存者一人：金华。

现在，这位硕果仅存的烈山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正站在孙亚东面前。

孙亚东熬了一夜，两眼血红，忍不住直打哈欠。

“金县长，有事么？”

金华请示道：“孙书记，您看这事闹的，这么多领导同志突然出问题，我们烈山的工作可怎么办呀？谁来主持？您看看，今天一天就有三个重要的会，原来都是耿子敬主持，下午省里还有个检查团过来……”

孙亚东不经意地说：“金县长，这事我昨天不就代表市委和你说清楚了么？在烈山新班子确定之前，由你

临时主持工作嘛。”

金华说：“孙书记，您这话是昨天下午三点说的，可三点之后，县委这边又被你们叫走了一个，政府那边又是两个，我真是没法应付了哩。”

孙亚东叹了口气说：“我知道，都知道，事先情况估计有些不足，加上事情发生得也太突然，所以，市委有点措手不及。不过，你放心，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，市委马上要研究决定烈山新班子，就是这两天的事吧。你再坚持一下，尽量不要影响日常工作。有些可开可不开的会先不要开了，有些不是太急的工作可以往后推一推。金县长，你看先这样好不好？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处理。”

金华不好再说什么了，点点头出去了。

正走进门的市反贪局刘局长冲着金华的背影笑笑，对孙亚东说：“这个小女人可真不得了啊，一份举报材料端掉了烈山两套班子。”

孙亚东脸一绷：“刘局长，你这话说得可不好呀，好像缺点原则性嘛！怎么，这两套腐败的班子不该端

吗？如果我们能早一点接到这样有名有姓的确凿举报，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能多几个像金华同志这样的反腐英雄，烈山的盖子早揭开了！”

刘局长说：“也没这么简单，孙书记，你知道耿子敬和姜超林的关系嘛，现在是因为姜超林下了，他不下，就算有这种举报，只怕也查不下去。”

孙亚东挥挥手说：“这你就错了，怎么会查不下去？我们不是一直就在查嘛，包括平轧厂！烈山的班子群众反应这么大，请客送礼之风这么盛，送礼收礼动辄几千几万，正常吗？没问题真见鬼了！不过，这个经济开发公司倒也是太隐蔽了，好像连匿名举报都没接到过吧？”

刘局长点点头：“没有。上个月倒是接到过一封反映耿子敬生活作风问题的匿名信，也不知怎么寄到反贪局来了，因为是匿名，又是生活作风问题，我们也就没当回事。现在想想，如果当时就动手去查，没准就把耿子敬和林萍都查出来了。”

孙亚东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做我们这种工作，心一定

要细，眼一定要亮。”停了一下，又问，“平轧厂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？”

刘局长说：“我正要向你汇报呢，现在基本可以断定平轧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何卓孝有经济问题。孙书记，你都想不到这个何卓孝能搞出什么鬼来！”

孙亚东注意地看着刘局长，“哦？是不是那六十七万请客送礼账目有问题？”

刘局长摇摇头说：“根据我们深入调查，那些帐目看来出入不大，毕竟是十年的费用，大多数用项又是购买实物送关系单位，何卓孝经手也不多。何卓孝的问题出在医药费上。最近两年，此人利用职权在平轧厂报销的医药费高达三万九千多元。我们平轧厂副厂长牛千里等同志的配合下，比较彻底地查了一下，把原始证据都搞到手了。孙书记，何卓孝这人你是见过的，壮得像头牛，哪来的癌症啊？他胆可真不小，竟敢自己签字把这三万九千多元悄悄报销了！”

孙亚东“哼”了一声，“不是都说平轧厂没什么经济问题吗？连高长河也跟着这么说！好，就这么继续查

下去，马上到一家家医院去落实，看看何卓孝这三万九千多块钱的医药费单据是怎么开出来的？谁给他开的？再重申一下，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严格保密！”

刘局长不无担心地说：“孙书记，对平轧厂，从姜超林、文春明到高长河的态度都这么明确，我们还是这么干，万一……”

孙亚东平静地道：“万一出了事，由我这个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负责，我决不会把任何责任往你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身上推，这一点请你们放心。前年在昌江市查处那个腐败副市长，我压力小了吗？光恐吓电话就接过好几个，还碰到一次奇怪的车祸，最后怎么样？我孙亚东不还是孙亚东吗？！”

刘局长婉转地说：“孙书记，这次不太一样，这次咱是私下里查，再说，你和高长河同志过去关系又很好……”

孙亚东手一摆：“不论我个人和高长河是什么关系，只要涉及反腐倡廉这种原则问题，我孙亚东就六亲不